

19秋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交流小结

2020-11-16 13:58:47

国庆回家坐在公交车上，一路晃晃悠悠看着前方的树一点点变小，又被另一棵树吞掉，恍惚间竟很没有实感。已经很久没有坐过这样朝后的位置了，上一次似乎还是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公交车线路就像它的水路一样九曲十八弯——从宿舍到教学楼短短的五公里路，竟能分出18个站来，足足绕上一个小时。而地铁却又太远，两点之间总共只有一站，且不说前后要走一二公里，就算只是上下那六十多米深的电梯，就比地铁上站的时间长出许多。或许是因为太让人发晕，被剩下的总是那些朝后的位置。所以我非常熟悉那公交车后窗的景色，熟悉那些慢吞吞移动的建筑，熟悉慢吞吞变黄又变秃的行道树。回国之后这突如其来的疫情又把大家牢牢关在家里，在那些单调反复的日子里，好像一切都被按下了暂停键。在7路公交车上摇摇晃晃昏昏欲睡的感觉，似乎也显得比实际更近更清晰一点。很难形容自己是怀着什么心情踏上这片土地的。在那之前，我对于俄罗斯的了解都来源于教材上有些年代感的文章和以偏概全的社交媒体。这片属于“战斗民族”的土地上贴满了各种各样的标签，而学了两年俄语，或许也只是熟悉更多的stereotype罢了。怀着对这个“勇猛好战”“家家养熊”“血管里流淌着伏特加”的民族深深的敬意，我做了许久的功课，甚至忍痛放弃更便宜且更方便的俄航，选择去四川过夜转机。但下飞机后，这片陌生的土地并没有让我感到无所适从。出海关就看到了等候已久的语伴，同来的还有对方的家长，一个看不出年龄的美丽女士。正是这个高挑优雅的妈妈，为了把我们的庞大行李塞进车里，从后备箱的各个角落连续拿出了七八瓶酒。最后我们一人抱着两瓶酒爬进了后排的座位，因为场面太过滑稽，甚至挤在一起拍照留了念。新鲜的快乐和错愕交织在一起，社交媒体诚不我欺。语伴带着我们办好了入住手续，我抱着宿管老太太发给我的老式毛毯，和新室友打完招呼，来不及整理就和衣睡下，五个月的探险就在这团不知如何摆放的织物中开始了。让我真正爱上这片土地正是我所遇到的人，是初秋时穿着比基尼躺在波罗的海边晒太阳的奶奶们；是无视我磕磕巴巴的塑料俄语，每次碰面都和我们快乐聊天的保洁阿姨；是努力用英语解释流程，随之又飞快用俄语闲聊的柜台小哥；是公交车上拉着我讲了一路历史的老太太；也是风格各异的有趣老师们……本以为每周六天，每天至少三小时的纯语言课程多少会让人感到无趣，但他们总能从课文甚至是语法习题中变出故事和笑话来。听起来最枯燥的语法及学术写作课恰是我最喜欢的。大胡子的伊万诺夫总是涨红着一张脸，手舞足蹈满怀激情地讲课，以至第一节我甚至认真怀疑过他是不是喝了酒。由于学生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他的课程常常参杂着英语法语和时不时蹦出来的中日韩三语词汇。他很喜欢让我们分享各国国情，并不遗余力开着俄罗斯人的玩笑。学术交流课程的老师安东诺夫则是个优雅的慢性子，看到圣彼得堡冬日难得的阳光便走下讲台趴在窗上拍起照来，顺便嘲笑一下我们之前为下雪欢呼“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唯一的女老师伊莲娜第一堂课就给了我们各种下马威，每堂课都高能输入及输出，以她真诚直率甚至过于锐利的讲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客观且鲜活的俄罗斯。她从不因我们是语言学习者而放低要求，在她跨文化交际的课堂里，语言更多的只是一种工具，更重要的是我们对于社会时事的观点和思考，是我们的合作和创新。很感谢他们所传达和教授的所有，无论是关于语言本身，还是和俄语无关的，于我而言都是莫大的收获。也很庆幸自己有着背景多元的室友和同学，在日常的相处交流和课程的讨论中，所了解到的绝不仅仅是当时脚下的这片土地，还有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们身上所承载的不同文化。就算是一周六天工作日，在圣彼得堡的学习也比大一高二时轻松太多。我们有着大把的时间交友和探索这个城市。伊拉斯谟组织的志愿者们为交换生准备了大量的有趣活动，为了不浪费自己难得的交换机会，充实自己时间相对宽裕的生活，本不善于交际的我拉着同样腼腆的日本室友参加了各种游览和聚会，甚至在俄罗斯传统的乡村别墅dacha过了一夜，参加了附带俄式桑拿的派对。可以预料的是，在那隔音不好的木质房子里我们注定不会睡的太好。但还是没有想到，我们一点就带着耳塞上了床，还是得干躺着欣赏外面响亮的歌声和吉他声到破晓。五点我终于伴着鸟叫迷迷糊糊入睡，再次出门外面已经稀稀拉拉坐了几个睡眼惺忪的人。虽然没太睡好，但也值得为这样全新的难得体验和前一晚豪放的大块烤肉付出一场长长的补觉。也正是在这次活动中我认识了更多有趣的新朋友，果然应该走出舒适圈才不至于无聊寂寞。为了回忆起我的课余生活由什么组成，我翻遍了五个月来的微博以及剪出来的十条vlog。无外乎是吃吃喝喝购购物，还有几张电影票，十场歌剧芭蕾和音乐会，还有地图软件上长长一个列表的参观游览打卡。半年不到的时间里我有过很多高光瞬间，比如遇到同去交换的高中同学并尝试盗版海底捞，比如在看完爵士音乐会后饿得两人配着巧克力奶昔吃完了三十个鸡翅，比如条件艰苦和日本姑娘坐在燃气灶旁边吃自制火锅……做饭本身也足以拍一出喜剧：因为太想喝鸡汤买了一整只鸡，在厨房大动干戈时收获爱沙尼亚室友惊异的眼神和“玩得开心”的美好祝福，并被迫吃了一整周的花式烧鸡；因为买不起新鲜蔬菜，又实在吃厌了日复一日的冷冻西兰花，学会了欺骗自己“罗勒青酱也算是绿叶菜”；因为没有油烟机，即使关着厨房门，用火锅底料炒菜时也还是呛到了刚进套间大门的美国室友。听着她一路咳进房间，我愧疚得再也没有用过那包麻辣牛油。由于假期不多，初来乍到也不敢翘课，原本期待的满俄罗斯跑并没有实现，不过彼得堡倒也足够能填满我课后的时间。教学楼边上就是闪着光的涅瓦河，走上个十五分钟，过桥就是两年来在课文里反复出现的冬宫广场了。在那鼎鼎大名的埃尔米塔什博物馆呆了五个下午，也没能好好逛完宫殿的每一个展厅。所有的旅行计划都被堆到了最后两个月，且多多少少有些缺憾。说走就走没做什么攻略就去了摩尔曼斯克，定的青年旅舍虽然舒服却是混宿，但凡没在对床大哥关灯之前入睡，就不得不在他震天的呼噜声中自我催眠。做足了规划的白俄罗斯四日游，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泡了汤，最后深夜从登机口打道回府。早早和国内朋友约好的莫斯科之旅也因为对方一次突然的小手术没法成行，最后一个人在那大得不可思议的城市游荡——新年刚过，莫斯科铺天盖地华丽而庞大的灯饰，在夜将黑未黑，满街的彩灯却早已亮起的时候，内心反而有种难得的平静和自由。但有些快乐是这些不大不小的插曲无法掩盖的——在看到满天极光后感到从未有过的震撼和渺小；在一米多深的积雪旁抱着热乎乎臭烘烘的哈士奇满心痒痒的欢喜；在年底短短十七天内连过四个节日，跨年夜在冬宫广场上同挚友和同学们一起倒数欢呼，看那彼得保罗要塞上空漫天的烟花；在爵士乐餐吧和过了生日，不光出示护照打了八折，还收获台上乐队送的一首歌。快要出发去莫斯科的那几天见了很多朋友，大家说着下次再见，说着互相去对方的国家旅行，但不知下次相见又会是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何时才能再踏上那片土地，看看夏天的圣彼得堡。现在回头审视一年多以前对这个国家标签化的印象，发现很多都有迹可循，也发现在这之外它还有着很多面。我不敢说半年下来我的语言有着怎样的突破，但定会珍惜在课堂上及课堂之外学到和体验到的东西。感谢遇到的所有人，也感谢这段状况百出却弥足珍贵的经历。